

臥龍生 著

2

武林花猫



臥龍生 著

武林花猫

中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人妖花鬼,开棺检尸 (1)
- 二、悬案芭蕉深洞,一枝花谢花开 (46)
- 三、仙子剑残魂迷香粉,
 风流女秋水荡春波 (103)
- 四、武林出鬼,佳人噙泪 (166)
- 五、双阴掌上搂二娇 (216)
- 六、俏小子献血,美姑娘陪俏 (255)
- 七、魂飞漫天惜翠月 (310)
- 八、二龙争珠,玉女伴彩云 (364)
- 九、君郎投身闯关,娇女撩拨芳心 (429)
- 十、娇美人撩气逢皇上,
 太鬼上因祸调美人 (479)
- 十一、红粉知己 (545)
- 十二、兄弟相残人鬼宫,红颜也祸水 (597)
- 十三、无俏剑多情剑 (640)
- 十四、俏公子暗惹燕雁心,
 美姑娘点香弄扁舟 (667)

武的材料，天资聪颖，只在短短几天之中，就已把“断魂剑”学了大半以上。

聂云鬼赞道：

“不错！不错！只在短短数日之中，便已快学全‘断魂剑’了，当年我学到你这种地步时，已花费四、五年的功夫，现在我教你‘断魂剑’的最后三招，这也是‘断魂剑’的精华所在，非到最后关头，绝不可轻易使用。

“这三招是‘魂出七窍’，‘魂飞烟散’，最后这一招是保命用的，叫‘魂飞漫天’……。”

黄上君问道：

“这最后一招何以是保命用的？”

聂云鬼叹道：

“其实这最后一招，我也学不会，穷我毕生之力，也参不透其中奥妙，所以我只能传你口廖……，剩下就靠你自己了。”

不过两天功夫，黄上君便已学会了“魂出七窍”、“魂飞烟散”，至于最后一招“魂飞漫天”也已记下口诀了。

“聂前辈，谢谢你的教导。”

黄上君躬身道。

聂云鬼答道：

“剩下就靠你融汇贯通了……。”

接着从背上取下那柄“干将”古剑，道：

“这把剑就送给你了。”

黄上君连连摇动双手道：

“不！不！不！这怎么可以呢？我怎能收下这么贵重的

东西。”

聂云鬼道：

“收下吧！也只有你配得上这把剑。”

黄上君也不再推辞，把剑接过来，插在腰际。

聂云鬼接着道：

“明天就可以到衡阳城了，咱们此行的目的，是为了要找出‘玄剑十八式’的剑谱，当年你们陈家在衡阳可说是第一大庄，想不到在一夜之间，竟然付之一炬。”

此时黄上君眼看曾经住过的家乡，马上就要到了，但人事已非，不自觉流下泪滴来。

黄上君伤感地道：

“前辈，我想先去看看黄家废墟，你先在客栈里等我。”

聂云鬼叹道：

“这样也好！我先到客栈等好了。”

黄上君抱拳道：

“前辈，告辞了！”

黄上君此时心情复杂，思绪繁乱，来到了黄家废墟。

黄上君推开破败的大门，自从十年前的灭门惨案后，已无人敢踏进一步，因此庭园残败不堪，无人整理，每走进一间房舍，就会想起种种，内心的恨意马上布满全身。

最后走到自己的房间，黄上君推门而入，见景物依旧，只是自己儿时玩具散落满地，和逃离的当晚一样。

黄上君把玩具一件件拾起放在桌上，不自觉中拿起父亲送给自己的笛子仔细的把玩，因为父亲所遗留下给自己的，就只有这一件而已，笛子上有父亲亲自刻的两行字：

“月亮露牙处，黄沙也哀鸣”，黄上君见了喃喃念了数遍，不明所以，把它揣入怀中。

正要起身时，门外轻响一声，黄上君头也不回，施展“鹰飞扬起”的轻功，就往门外冲出，见一黑衣人正要跳上屋顶。

黄上君大喝一声，道：

“站住！”黄上君所施展的“鹰飞扬起”身法，有如一头大鹰扑捉小鸡一般，飞向黑衣人处。

就在离黑衣人不到两丈处，黑衣人突然转身一掌击向黄上君，黄上君也拍出一掌与其相敌，在空中一瞬间，黄上君看清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，左颊有一道疤痕，两人同时落地。

就在落地的同时，黑衣人“咦”了一声，这一声乃是不解黄上君辈月年纪竟有如此内力，可以接下自己一掌。

其实殊不知黄上君接下这一掌时已气血翻腾，几乎快挡不住，黄上君着地后急忙运气调息一番，败象不露。

黄上君开口道：

“你是谁，你又是谁？为何来此？”

黄上君冷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，暗忖此人为何人？所为何来？仔仔细细打量他的全身上下，见他太阳穴高突，可见其内力之浑厚，自己并无胜算。

黑衣人冷笑数声，一言不发攻向黄上君。

黄上君见黑衣人攻来也不敢怠慢，脚下施展“神行百变”的身法，游走于黑衣人的拳掌之间，手上施展“双阳掌”，伺机攻向黑衣人。

黑衣人的武功委实高强，黄上君每踏出一步便于生死

之门徘徊，每每于千钧一发之际躲过黑衣人的攻击。

黑衣人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双阳掌”，一拳一掌渐渐压得黄上君喘不过气来，身法渐行呆滞。

眼看就要命丧于黑衣人掌底时，灵光一闪，急忙使出“鹰飞扬起”的身法，向上盘空而起，脱离黑衣人掌力所能及的包围。

黑衣人道：

“想逃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其实黄上君并非要逃，而是要有充裕的时间，取下背后那柄“千将古剑”。

黄上君在半空中笑道：

“谁要逃了。”在说话的同时“千将剑”已握在手中，身形一落地就施展新学会的“断魂剑法”。

黑衣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柄砍金削铁的宝剑。自负不能空手以对，从背上取下一把剑，一把普通的剑。

黄上君初次使用断魂剑法与人对敌，虽手中握的是一柄宝剑，但丝毫不敢大意，一招一式，剑招源源而出，因黑衣人不和敢和黄上君的想象，心中一笃定，剑招大开大，加上脚下施展“神行千变”的轻功，已不再象开始时被束缚得快不能动弹。

黑衣人渐渐发现黄上君使用断魂剑法时，火候并不纯，似只有七分火候而已，因此大胆一赌，气贯剑身，直接和千将剑接触。

“当”的一声黑衣人的剑只是缺了米粒大小的口而已，

如果此时与其敌对的是聂云鬼，他定不敢冒险与其硬碰硬，结果与其所料不差，因此要使出“霹震天剑”。

黑衣人冷笑道：

“让你知道我‘霹震天剑’的滋味的厉害！”

只见黑衣人剑一挥出的同时，便伴着轰作响的声音，雷声大作，声势逼人，黑衣人少了顾忌，放心大胆施展他的绝技，招招杀手，要致黄上君于死命，黄上君所施展的“断魂剑”因火候未纯，幸有宝剑在手，勉强撑到百招，但汗珠直泻，显已露败象，黑衣人只要再四、五十招便可杀了黄上君。

黄上君已到生死关头，不得已要使出“断魂剑”的绝招，“魂出七窍”了，只见黄上君一抖手中的宝剑，剑尖直指黑衣人，黑衣人七大要害已笼罩在黄上君的剑势中，守住任何一要害，其他要害也躲不过。

但黑衣人的武功委实高强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以剑尖与黄上君剑尖相抵，这招高明也着实大胆，“当”的一声便化解了黄上君的凌厉攻势。

接着黄上君使出“魂飞烟散”的绝招，只见黄上君手持宝剑，快速绝伦的在身前挥动，黑衣人不明所以，也看不清此招有何用意，静观其变，慢慢地听到“当”作响的声音，眼前漫出蒸气，把黄上君笼罩在中间。

原来黄上君快速挥剑的结果，把空气中的水气因热而蒸发，不论黄上君攻到何处，从外都看不见黄上君身处何处？黑衣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变，只能以剑护住全身。

“当！”“当！”“当！”瞬时攻了三剑，黑衣人也挡了三剑，黑衣人一时落于下风，处于守势。

然而黄上君在蒙雾中，不时出其不意的攻向黑衣人，黑衣人完全处于挨打的局面，但黑衣人武功委实不弱，黄上君一时也攻不下他，就这样一个全力抢攻，一个全力防守的情况之下，相持了近百招，也分不出上下。

黑衣人目光一闪，见黄上君攻向自己时，地上就有一团黑影出现，原来每当黄上君攻向黑衣人时，剑并不能快速挥动，这是蒸气减少的结果。

黑衣人发现黄上君的弱点后，就注目地上，黑影一闪，黑衣人使出“霹震天剑”时，“轰”的一声刺向黄上君。

黄上君因全力抢攻，没有防守名出其不意被黑衣人刺中左臂，顿时血染红了整件衣服，如果再不赶快止血的话，一定会气力不继，命丧黑衣人的剑下。

黑衣人破了黄上君的“魂飞烟散”后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小子，别再挣扎了，乖乖纳命来吧！”

说着一步步逼向黄上君，要使出致命的一击。

黄上君忍着左臂的伤，右手持剑，准备顽抗到底，这时脑中重覆出现“断魂剑法”最后一招“魂飞漫天”的口诀：

“浮浮现现，似隐似没。”

这句口诀，根本看不出有何招数可言，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句。

黑衣人看黄上君一动也不动站在原地不动，目光幻散，黑衣人以为黄上君吓呆了，脸上露出狰狞的面孔，“嘿……”冷笑数声，“霹震天剑”一剑“轰隆隆”的刺向黄上君，就在黑衣人剑尖离黄上君胸口将及未及之际……。

只听得黄上君大喝一声，身形剑招如鬼魅般地闪过黑

衣人的“霹靂天劍”，劍尖直指黑衣人背脊，如鬼般的形影不離，可是黑衣人明明看到黃上君在自己身前，背後怎能抵著一把劍呢？

原來當黑衣人刺向黃上君時，腦中靈光一閃，所謂的“浮浮現現，似隱似沒”，是斷魂劍法的真髓所在，乃是以心用劍，劍招融合了斷魂劍全部的招數；隨心所欲，心里想到什麼，手上就施展什麼招數。

連從前所學的“雙陽掌”、“混天劍”、“太極劍”都融入夾雜在斷魂劍法之中，黑衣人那看過這種可怖可栗的武功，心生畏懼，急忙想脫身，但他好象被數十位高手包圍一樣，絲毫無路可通。

“當！”的一聲，黑衣人長劍斷了一截，手持一柄斷劍不住抵擋劍招，手上、身上已有多處受傷，眼看要活不成了。

那知黃上君劍勢突然一頓，差點踉蹌跌倒，黑衣人乘此空隙，脫離原本綿綿密密的劍陣之中，頭也不回施展輕功逃離黃宅廢墟。

他不知黃上君不能再支撐三招以上，只要再一會兒黃上君會因失血過多而倒地。黃上君支撐了這許久，看黑衣人離開以後，“碰”的一聲倒在地上。

黃上君倒地後不省人事，也不知昏迷了幾天，眼睛微微張開時，感覺自己好象躺在床上，但自己明明記得是倒在黃家廢墟中的，怎會在此呢？接著又迷迷糊糊昏睡過去。

聶云鬼在高客棧里等黃上君已經四、五天了，都還沒有黃上君的消息，暗道：

“會不會出了什麼意外？應該不會才对！以黃上君目前

的功力，江湖上鲜有敌手，就算遇到硬手，也应可以全身而退。”

他只有在客栈里干着急，深怕自己离开后，和黄上君错开了。

聂云鬼自我安慰道：

“该不会自己找到线索，已先去追查，没时间和我联络。”

就这样等等等的，时间很快过了一个月，都没有黄上君的消息，这段期间聂云鬼也会造访黄家废墟，虽见有打门的痕迹，但毫无线索。

聂云鬼在等不到黄上君的情况下，先行离开，巡自前往扬州和“花王”薛光见面，把衡阳墟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了薛光。

薛光不解地道：

“以黄贤侄的武功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才对，况且你又已把你的成名绝技‘断魂剑’教授给他了。”

聂云鬼叹道：

“起初我也是这么想，但越想越不对，黄上君在去黄宅废墟后就失踪了。”

薛光脸色沉重地道：

“暂且不谈这了，我已查到‘一剑寒’，笑破雷的下落了，黄上君的事就交给我丐帮弟子去追查好了。”

聂云鬼扬眉道：

“哦！在哪？”

薛光用“密语传音”道：

“西湖——星月堡。”

聂云鬼惊道：

“西湖星月堡，那不是‘神剑手’绿星月的居所？”接着又不解的问道：

“他们怎么会牵扯在一起呢？”

薛光叹道：

“这就不得而知了，星月堡戒备森严，外人根本不得接近，听说擅自闯入想一探究竟的人，都没能活着出来。”

娇燕在门外远远就看见聂云鬼了，急急忙忙的冲进来，东张西望的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

急着问道：

“黄上君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他在哪里？”一连串问了这么多的问题，可是没有一个问题是有答案的。

薛光脸色沉重地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失踪了。”

娇燕本来高兴极了，想说可以见到黄上君，现在听到黄上君失踪了，心情低落到极点，本来充满笑容的脸蛋，现在也变成哭丧脸了。

聂云鬼安慰道：

“娇姑娘不要担心，君儿会没事的。”

娇燕心里头一直重覆着一句话：

“我要找到他。”晚上和娇莺留书出走，去找黄上君了。

“舵主，舵主，娇家姐妹不见了。”一位丐帮弟子叫道：

“这有一封书信。”

薛光看了信以后，叹道：

“江湖这么大，人海茫茫怎找得到？”接着对聂云鬼道：

“聂兄，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聂云鬼道：

“暂且不管她们了，她们武功也不弱，寻常武夫也不是她们的对手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深入星月堡？”

薛光道：

“可是以我们两人的武功，要闯入星月堡一探究竟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聂云鬼深思了一会道：

“以我们两人的武功想要闯进星月堡，的确是不太可能的事，但我们可以再找二人帮助我们。”

薛光不解地道：

“是那二人？”

聂云鬼神秘地问道：

“当今武林中和你我交情最好，并且武功和我们在伯仲之间的是谁？”

薛光拍手叫道：

“你说的可是银河四星中的另两大天王‘牛横一天’陆九和‘上将偷手’于刚。”

聂云鬼点点头，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可是他们二人行踪不定，这要到那里去找他们呢？”

薛光拍着胸口，胸有成竹地道：

“你忘了我们丐帮找人可是一流的，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吩咐弟子出去找寻。”

接着吹了一声口哨，马上从门外进来一名五袋弟子。

薛光道：

“冯堂主，马上传我令誉，寻找‘牛横一天’陆九和‘上将偷手’于刚，一有消息速速回报。”

“是，薛舵主！”冯堂主躬身道，接着退了出去。

薛光道：

“聂兄，在找到他们以前，我们只有在这里静静等了。”

聂云鬼摇头道：

“也好，那一路小心了。”

聂云鬼道：

“告辞了……”语音未了，人已在十步开外。

薛光暗道：

“江湖上不知要再出现多少的风风雨雨，唉！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，想要改也改不了的。”

想着想着，就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。

不一日，聂云鬼便已赶到西湖旁了。

西湖的景色，美得令人如置仙境般，它的美不在那声色歌舞，而是在那平静自然。

但这平静自然里头布满了重重杀机，一触即发。

聂云鬼趁着月色昏暗，准备要夜探星月堡，聂云鬼施展极上乘的轻功，来到西湖星月堡旁。

星月堡在外头看来气势颇为壮观的耸立在西湖中，对外的通路只有靠船只接送才行，在外头看星月堡便觉阴气森森，看得令人毛骨悚然，因此星月堡旁的四周绝少有人迹。

聂云鬼躲在一块块乱石堆后，忽听有脚步声传来，来人

的轻功也是一等一的，要不是四周都寂然无声，聂云鬼也不可能这么远就听出来，聂云鬼摒住呼吸，仔细听想知道来者是谁。

但来者不出一声，聂云鬼忍不住在石缝中抬头看了一下，这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着实吓了一跳，因为来的不是一人，而是六人。

但聂云鬼明明听到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。

“这唯一解释就是这六个人的武功相当，而且个个都能独当一面，六人如一人，一人如六人。”聂云鬼心里这样想着，面忘了摒住呼吸。

“朋友，出来吧！”为首的人叫道。

聂云鬼定了神，心想糟了，正想一跳而出的同时……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‘蛟莽六煞’果不同凡响，我只不过忘了止住呼吸，便被你们所发现”就在这同时，在乱草中传来话声，语音未了，便已一跳而出。

只见跳出之人全身白衣，脸也白得出奇，脸蛋也颇为俊雅，手持一把折扇。

“叭”的一声，扇而打开，微微的摇动，风采无限，令人由心生好感。

只见扇而上写着“天马行空”，聂云鬼一看到这白衣人时，便已大概猜出是何许人也了。再看到扇而上“天马行空”四个字时，更已确定白衣人是谁了。

这白衣人不是别人，此人正是“黄山剑客”黄天行，一身武功，全都是家传，武功诡异难测。

但此人亦正亦邪，行事从不按常理，类此江湖上的人都

不敢接近他，他也乐得独来独往。

聂云鬼正怀疑黄天行怎会在这里出现呢？

只听到黄天行道：

“六位可是为了要赴星月堡。”

蛟莽六煞异口同声道：

“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关你何事？”简直是心灵相通般的发话。

黄天行冷笑道：

“不是的话最好，如果的话……”冷哼一声，接着道：

“也最好不是。”

黄天行言下之意是要蛟莽六煞，折返而不必去星月堡，蛟莽六煞六人如一笑道：

“凭你也想拦住我们，别做梦了。”说完就哈哈大笑，根本就不把蛟莽六煞放在眼里。

蛟莽六煞眼看势必要交手了，二话不说就排开阵势。

这阵势看似平淡无奇，只是和普通武林人物围攻一个人一样，围成一个圈圈。

黄天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尽管上吧！”

蛟莽六煞见黄天行如此蔑视他们，虽然心中有气，恨不得把他斩成肉酱。

但蛟莽六煞手持兵器，丝毫不动，他们的兵器也极尽诡异，发出淡淡的绿光，其中二怪手持大杵，可见其力大无穷。

三怪持一柄铁叉，虽然铁叉平淡无奇，但奇的是普通铁叉都是叉尖又细，但他的铁叉前头又圆又钝，令人心生疑

感。

其余四怪都是持一柄断剑。

聂云鬼不解为何蛟莽六煞中，有四怪手持断剑，理不出头绪，心想看了就知道，月光紧紧钉住场中任何一个人的举动。

黄天行见了此种情状，心中一凛。

暗忖：怪人怪事，那有人兵器竟是一把断剑，而且不只一把，而是四把，虽然“黄山剑客”黄天行心生戒备，但外表依然狂傲。

黄天行哈哈大笑道：

“这种料兵器，也拿天在里丢人现眼，别没了蛟莽六煞的名头，传到江湖上，还会说我胜之不武呢！”

蛟莽六煞此时慢慢发动阵势，急速游走黄天行周遭，黄天行想各个击破，因此看准了持大杵的二怪要先把他们解决，其余的也一样如此。

黄天行以为自己的算盘打得很精，胸有成竹。

黄天行施展“狂沙劲舞”的铁扇功夫，对二怪猛施杀手。

黄天行的“狂沙劲舞”着实厉害无比，甫一施展，就兴起狂风，六怪被吹得都隐隐作痛。

黄天行看准了二怪，铁扇的攻势源源不绝的攻向二怪，二怪也不是弱者，一只大杵舞得虎虎生风，只见二怪大杵舞得密不透风，连一只苍蝇也难从大杵中穿梭。

二怪的臂力惊人，黄天行不敢和其硬碰硬，每当铁扇和大杵要将及未及之际，黄天行都招势陡变。

黄天行突觉背后有人攻击到，急忙使出“狂沙劲舞”中